

藏寶的中林森



行印社應供化文

譯若普江

著卡斯夫節拉

733.6
648
554

第五卷
5

存

3
8
4

基本定價
三元五角

53-

錄 目

意外的消息	一
可怕的夜	八
一個嚴正的陌生人	二六
森林中的宴會	三五
求援	四〇
可怕的夜破謎了	五五
森林裏的火災	六二
誰是尼基達·雪拉格萊維奇	七五
「有益的話」	八二

意外的消息

荒蕪的，蔓生着艾蕪和車前草的馬路，正中，有着不容易看清楚的车轍，它往山裏伸展着；而在山背後，往下面，到一條河。

由高山後面，太陽剛剛準備窺探過來，路上的青草，從露水上發着銀光。馬路的末端，一輛滑車咯吱咯吱地哼着，一個十二歲的男孩，往路上跑來了。他迅速地彈跳着兩隻赤脚，把濡濕的脚印留在含着露水的青草上，跑過馬路，攀上一間小屋子的圍牆，把臉貼到綠色的窗門。

「舍利沙！」他用僅僅聽得見的聲音叫起來，而且歪着頭，傾聽着。「舍利沙，醒來吧！呵，你，一隻懶松鷄呵！」

小屋子裏沒有動靜。

「舍利沙！」男孩躁急地重複着，把住窗門，用力要把牠打開。「給你講

話，起身吧！我要說一件……」

從裏面回答着微弱的哇啦聲。窗門嘎吱一響，打開了。

「米薩，你有什麼事呀？」一個孩子的嗓音輕輕地回答着，接着，一個不怎樣蓬亂的，稍為光滑的頭，從打開的窗口伸出來了。

「爸爸在夜裏回來了，」米薩偷偷地說。「你想想，他爲什麼到森林裏去呢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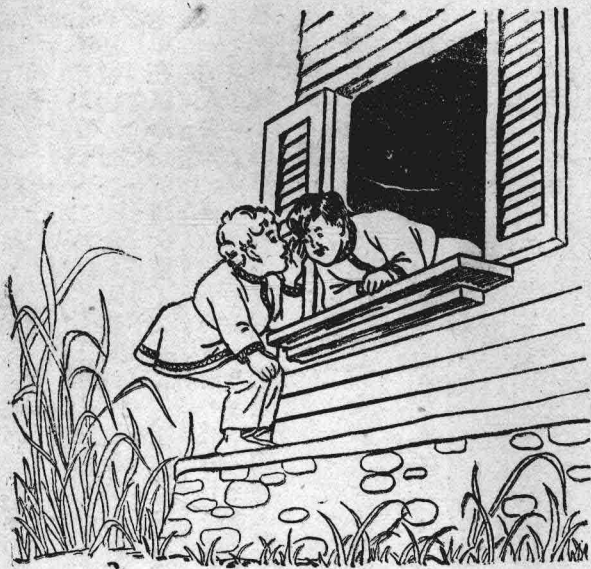
「呸……」舍利沙只能這樣回答。

米薩沉默了一下。

「去採黃金。就是爲着這個呀！」最後他直說出來。「我聽見他告訴媽媽的。」

「發現寶物嗎？」舍利沙一下子從自己的窗口跳到馬路上來。「很多黃金嗎？」

「什麼寶物呀？」米薩奇怪起來。「我說的是黃金。」



爸爸昨夜回來了

「呸，什麼，什麼：呸，就好比強盜們埋起來的那種啦，他們會隱藏自己的寶物的……」舍利沙固執着。

「不是寶物，而是黃金。你要知道，黃金是生在地裏的。在無名小河上；那裏，老早在革命前就開金鑛了，可是以後就丟荒啦。這樣，爸爸就去找黃金。他是一個人去的，要是找不到黃金，就免不得被人笑話。可是他真的找到了——帶來一塊小礦石，我看見的。爸爸已經到工廠去見過廠長了。爸爸說，礦山就要開掘的，開採黃金啦……」

「那麼，米薩，我們一定親自找黃金去。」舍利沙很快地說。「即使檢到一點點，一小袋也好。那時候，我們就可以建築一個生物庇護所（註二），養各種各樣的野獸，這多好呵！好像在阿斯卡尼亞（註二），或者在美國的伊耶洛烏斯頓公園（註三）一樣，實在的，野獸們自己會集合到那裏去的。比方，你沿着森林走去，而從樹叢裏，一隻熊仔碰上你了，或者忽然碰上一隻母鹿，後面跟着一隻鹿仔。牠走着，有兩條長長的小腿，好輕巧的呵。」他幻想地嘮叨着。

「而在北方的小河裏呢，我們就要養海狸了。米薩，你想怎麼樣？」

「一個養各種各樣野獸的生物庇護所，那不錯呀！我一定要用黃金造一輛大坦克。在牠上面寫：『殺死敵人！』——『第四年級學生米海洛·雪拉格葉夫獻給紅軍的禮物』。這完全可以辦到的！」

「坦克很好，或者就是兩輛吧，我也要獻坦克咧。」舍利沙歡喜地同意了。

「假如我們努力找到更多的黃金，生物庇護所也可以造的。只是，要怎樣去找呢？」

「我去找，一定去找。」米薩堅決地說。「我已經想好了。明天一早就出發。我要告訴家裏。說是捉魚去，不然，他們是不會答應的。」

「去吧！可是你認得路嗎？不會在森林裏迷路嗎？」舍利沙追問着。

米薩輕蔑地聳聳肩膀。

「森林裏每一棵灌木我都熟悉。那時我難道會迷路嗎？爸爸說過：通過北面的一個沼地，而在那裏沿着小路稍為向左轉，就到一株被電燒焦的菩提樹那

裏了。按着所有的記號走去。非常簡單……不過要和誰一道去呢？」米薩把自己的話打斷了。

「還要說和誰一道去嗎？」舍利沙驚異地說。「難道你不帶我去找黃金嗎？」

「你？」米薩慢慢地盤問着。「你是那裏人，你是城裏人，走不到呵！你夜間在森林裏還會害怕呢。」

「我什麼也不害怕。」舍利沙執拗地說，由於受污辱而臉色變白了。「我在這裏已經住上兩個星期了，和你一道在小河裏洗過澡，也會和你一道去找過蜂窠……很要好，沒有別的話說，如果現在你自己……」舍利沙沒有說完話，氣憤地轉過身去了。

米薩沉默地，像一向在困難的時候一樣，用左手抓住自己的赤色頭髮，用出全力絞扭着牠。

「我帶你去呀！」他突然堅決地說。「請你注意，我不過是說，萬一你走不到呢！可是不要對誰提起，說我們要往那裏去呵。你要對孀娘說——我們到

蘇夫龍外祖父那裏去找蜂巢，捉魚。要去一個星期。要她給麵包和油，以及所需要的東西。而我們在一星期後就回來的，至少你可以拿到一小袋的黃金——好吧！

「好啊！」舍利沙在狂喜中叫起來，叫得這樣大聲，連那在台階邊安靜地晒着太陽的七面鷄，也歪斜着跳到一邊去，生氣地喋喋地叫着某種咒語了。

(註一)生物庇護所和普通公園不同。它不是專門供人遊覽的。在蘇聯，生物庇護所的創設，不僅僅是保護動物植物，讓牠們自然生長；而且要用科學方法，對動植物的分佈狀況作合理的調整，改造牠們的品種，使生物的繁殖對人類生活更爲有利。——譯者

(註二)阿斯卡尼亞在烏克蘭南部，蘇聯政府在這裏設有一個草原生物庇護所，占地五萬公頃，包括草原內所有的動、植物園，池苑，森林，農場。在動物園內有野牛，斑馬、駝鳥、紅鶴等動物居息着。——譯者

(註三)伊耶洛烏斯頓公園即有名的美國黃石公園，在美國西北部落磯山中。——譯者

可怕的夜

古舊的獵人的冬屋，甚至走近去也不容易發覺的。——它的木頭牆是變得這麼黑了，屋頂上蔓生着茂密的青苔。只有它的上半截露出地面。厚而很低的門是半開着。當兩個孩子停止在小屋附近的空地邊緣上的時候，天色已經變黑了。

「看見嗎？」米薩伸手指着那間冬屋，誇耀地說：「我按照地圖引路啦！」舍利沙尊重地望着他。事實上，他認為他們能夠到達這間冬屋是偶然的。可是米薩這樣堅決地給自己追述功績，要跟他辯論是困難的。

「你怎麼認得往那裏去呢？」他說。「你不沿河走，我真的很害怕，那是多麼直呀。忽然，我想起，我們會迷路嗎？」

米薩輕蔑地吹一吹口哨。

「我也說過，我們會迷路呀！老弟，森林裏所有的徵候，我都認識。我們往那裏走呢？往東面嗎？呸，你根據各種東西來考慮一下吧。本來我們兩天可以走到那個地方的。可是，如果從巴西亞走去，然後打個彎往北方，那樣繞圈子，就整整要五天的工夫。是的，靠河的路，不管往那裏走，都是很明白的——全部灌木林都望得清清楚楚啦。」

「那我以後也來學習辨認各種徵候了。」舍利沙說。

他站在空地上，沉思地打量着那間森林裏的小屋子。從發黑的黃昏的陰影中看來，牠簡直就是一堆茂密的綠土丘啦。

「我一向還沒有在森林裏過夜呢，」他輕聲地說。

「我也是，」米薩回答。舍利沙驚奇地注意着他那不大自信的嗓子。

「喂，是不是屋子啦！」米薩突然喊叫起來。「去看看，那是什麼東西，」於是他朝準方向，通過空地，一直向小屋子走去。

舍利沙慢慢地在他後面跟着。

兩個孩子胆怯地跨過半打開着的門的門檻進去了。

低而寬大的床板，上面放着大堆乾草，幾乎佔去小屋子的一半了。右邊的角度裏，放着一隻頂簡陋的粗桌子：四條直直插進土裏的棍子，撐着兩塊薄板。三個大木墩子，代替了椅子。

「你看，甚至有了衣掛啦！」舍利沙指着釘進牆裏的小木釘。「而小火爐呢，就好像一隻小玩具，」他驚奇着，打量那小小的暖鐵爐。「讓我們今天在牠上面煮湯吧，好嗎？或者……」這時，他忽然大大地打個呵欠，「或者明天來吧，現在想睡覺啦，」他說完話，就把拐杖往床板上一丟，在牠們上面躺起來了。「米薩，你看，這裏的乾草多軟呵，睡吧。要是把袋子放到腦袋下……」舍利沙把頭擱到袋子上，在柔軟的乾草上一伸，過了一會，就睡着了。

「提防……」米薩嘟囔着。

他把小袋子往床上一丟，就走到門跟前，拉着它，準備關起來。可是，這卻不是這樣簡單的：門，像這間奇異的小屋裏的任何東西一樣，是在老遠的年

代以前，被不知道用鐵的古人造成的。——牠不是靠活紐來開關，而是靠兩顆從上面和下面安進門框裏去的圓木柱子。由於老朽而歪斜了的木樑，是這麼緊緊地壓住門框，於是門提不起來了，即使米薩兩腳撐地，出盡全身的力量，用肩膀去扛也扛不起的。

「讓你試一下吧，」他氣得叫起來。「舍利沙，起來，有事啦！」

舍利沙沒有回答。

「舍利沙，起來呀！」米薩更大聲地說，隨即大步往小屋裏走去，瞎摸著，爬上床去了。「哎喲，你，多愜意啦！真的，在這裏是柔軟的，乾草是涼爽的。」

過了一會，整個小屋裏都靜寂了。米薩，忘了半開着的門，沒有留意，就跟舍利沙躺在一起，甜蜜地睡着了。

可怕的，抑揚的，充滿着哀怨的叫聲，在森林的黑夜裏響起來了。牠變得

越來越大聲，顯然是靠近來了。可是還不能確定牠從那一方面來的，好像牠從四方八面同時響起來一樣。

兩個孩子突然驚醒過來了。他們戰慄地扭縮成一團。

「米薩！」舍利沙輕輕地耳語，「這是什麼呢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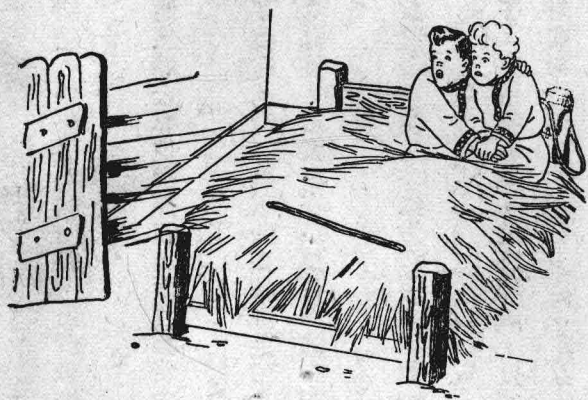
「不要響啦，」米薩同樣輕聲地回答，痛苦地握住舍利沙的手。「我們的門是打開的。但是關不攏來呀！」

可怕的叫聲又響起來了。現在牠叫得更近，而且更可怕了。兩個孩子隱匿在床上的一個角落裏，目不轉睛地望着那小屋子的黑門洞。

「米薩！」舍利沙請求說。「哎唷，米薩，我們跑吧！」

「往哪裏去呢？」米薩執心地回答。「牠在什麼地方叫呀？」

可是叫聲轉到空地上來了，到小屋子跟前了，到門檻邊了。突然，在門內出現某種東西，隱隱約約地抓着木柱，帶着絕望的哀泣在小屋裏的地上轉輾着。現在，叫聲又混着嚇嚇聲，以及某種大的、沈重的拍擊聲，就好像帆船碰



不要聾啞

到大風一樣。

舍利沙緊貼着牆壁，兩眼不離開門口，由於恐怖而發僵了。米薩緊緊地握着他的手。

「衝出去！」他突然大聲地指揮着，而且推着舍利沙的背，使他一下子衝到門檻跟前。

兩個孩子喪掉了魂魄，沿着黑暗的森林跑去了。

他們怎麼不粉身碎骨，怎麼不在這黑夜的逃亡中毀滅，他們自己是不能夠明白的。

在那可怕的叫聲還沒有消失在遠方以前，他們一直奔跑着。最後，舍利沙顛躓着，倒下了。

「我不能再跑了，」他喘着氣，結巴地說。

米薩停在他的身旁。

「讓我們在這裏等到天亮吧，」他說。「我們這樣會跑到世界的盡頭的。」

可是在這裏，兩個孩子還以為他們距離那不可知的，可怕的叫聲不很遠呢。他們坐到天發亮，在一根老松樹的大根中間，互相擁抱着，傾聽着，在每一聲響動中戰慄着。

一個嚴正的陌生人

「米薩，我們走，走，無論那一條河都走不到，難道這樣的事不會有嗎？」

「說廢話，你根本就不懂什麼。爲什麼我們隨便那一個地方都走不到呢？」

隨便那一條路都有盡頭。我們最少是拿準一點方向，而現在，我已經確切知道

——我們恰恰是往北方走了。那裏的魚多麼可愛呵——

「我不是說那個。可是，假如我坐下來，而且說：『米薩，我不能再走了』呢？」

米薩停下來，驚駭地望着同伴。

兩個孩子在那可怕的夜裏迷路了。他們被不可知的恐怖的叫聲所驚嚇，跑到那裏，都東瞧瞧，西望望，已經是清晨了，他們還不知道小屋子遺落在什麼地方，他們的家在那一方，而主要的是——河在那裏。

兩個孩子在森林裏受苦，已經有三天了。他們找不到一條小路，一點人跡。森林，茂密的森林站在四周。

而且，舍利沙的袋子丟在那可怕的小屋裏了，袋子裏放着乾糧和火柴。米薩背囊裏的麵包吃光了。現在，兩個小孩只有靠漿果來充飢；飢餓和口渴磨折着他們。只有河可以拯救這兩個受難的旅行者：牠流向家那裏去，可以讓他們喝，而且還可以讓他們吃魚，就讓牠是生的吧。

兩個孩子鼓起最後的力量，向前走着又走着，向河那邊走去了。

「米薩，」舍利沙又低低地重說着，而且非常鎮定。「我可真不是說笑話啦：我的確完全走不動了。最好是讓我坐下來，而你走到河裏去，給我帶點魚和水來。到那時候，我也，的確的，會走得動的，甚至走到家裏。可是現在你不要去——天快夜了。明天早上去，好不好？」

米薩默默地望着舍利沙，緊緊地抿着嘴唇，這樣，甚至使牠們都變白了。「舍利沙，」他終於說了，可是他那洪亮的嗓子突然發啞，好像傷了風一

樣，「呸，你還是稍微走一走吧，你昨天不是吃了麵包嗎……一點點。」

米薩沒有把一件事說完：麵包，昨晚被舍利沙吃去的麵包，那一小塊是屬於他的，米薩，把自己第三天的份額也分出來啦。他自己已經兩天兩夜不吃了，但是他勇敢地努力忍耐着。他不大去想自己在餓肚皮了，自己的錯誤的感覺在大大地苦悶着他：他迷路了，這不是他把舍利沙帶到這死亡的地方來嗎。他錯在一切事情上面，那發生了的，以及……那可能的……他甚至怕想到，他們的旅行怎樣可以結束了。

「舍利沙，我們走吧！」他又懇求地說。

可是舍利沙代替回答的是：突然伸出一隻手，把牠靠到一株樹上，傾斜着，慢慢落到彎曲的粗樹根上，靠在樹旁坐下了。

「現在我坐下了，」他十分安然地說。「米薩，你用不着生氣哪。如果你扶住我的頸子，我同樣是走不動的。」

樹根是方便的，好像一張板凳。在舍利沙背後，並排地豎起兩條樹幹，於

是他坐着，就像坐在安樂椅裏一樣。

米薩用左手絕望地絞扭着額角上的一縷頭髮，張開嘴巴，準備說出什麼話，可是突然又停止了，低下頭，傾聽着。

「聽見嗎？」他激動地問。「誰在那裏打鼾呢……看吧，看吧，就在那裏，」他指着一個黑黝黝的東西，牠躺在空地的另一邊，在灌木叢下。「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哪？像是活的呢。」米薩凝視着灌木叢，細心地開步往前走去。可是舍利沙突然站起來，抓住他的手。

「米薩，」他絕望地囁囁着，「不要去啦，說不定是野獸呢——一隻熊，是不是？」

「呸，這還……」米薩半信半疑地嘟囔着，可是自己終於停下來了。激動給舍利沙以力量。

「米薩，我們一起輕輕地爬到灌木叢後面去……」

飢餓，疲勞都忘掉了。兩個孩子跪下去，沿着灌木叢，悄悄向前爬去。在



“米薩，我們一起輕輕地爬到灌木叢後面去……”

空地上，在傍晚的微光裏，那長的，灰色的，很醜陋的某種東西，朦朧地出現了。

「米薩，」舍利沙突然激動地嘟囔起來，「這就是人！呸，就是人，看見腳嗎？他會告訴我們回家的路呵！明白嗎，可是，也許……」這時候，舍利沙的嗓子變得不大堅決了，「也許，他有點麵包吧。他給嗎？你覺得怎麼樣？」米薩皺着額頭，不回答，他眼巴巴地注視着那一動不動的軀體。

「是——啦，」他漠然地拖長聲音。「你這樣吧：稍微等一下，我一個人還爬過一點——爲什麼他不動一動呢？可能，完全不是活的。」

可是舍利沙只是默默地點着頭，而且跟米薩一起爬過去了。

「咯啦咯！」在舍利沙腳下的，看不清楚的，青草上的細枯枝碎斷了。聲音是這樣尖銳，而且出人意外，兩個孩子像聽到一聲口令一樣，都緊貼到地面去了，正像想隱藏在草叢後面一樣，僵住了。那個人慢慢地向他們這方面轉過臉來。發白的叢眉，在又大又圓的眼鏡上面顫動着，兩顆淡青色的眼睛，驚異

地注視着舍利沙。

「小孩子，」陌生人掃興地說，可是這麼鎮靜，好像在這裏，在這茂密的大森林裏，小孩子就像生在樹下的蕈子一樣。「這不過是兩個小孩子哪。」於是，他又閉起眼睛了。

米薩和舍利沙，都一動不動，一下呆呆地望着他，一下呆呆地對望着。舍利沙悄悄地拖一拖米薩的短衣，而且用手指着某種東西。

「米薩，你看！」

在草地上，在那怪人的身邊，放着一隻割斷靴腰的長靴子，綁着包腳布的左腳，不自然地伸直着。

米薩延遲一下，望着那隻腳，忽然下定主意了。

「伯伯，」他不十分大聲地，不自主地說了。「你的腳怎麼樣啦？」

叢眉又顫動着，淡青色的眼睛，尖銳而炯炯地打量着米薩。

「脫白了，」那個人用這麼不滿意的嗓子說，「我跌下洞裏去，腳就脫白

了……傷還算輕呢。這時候，要是有一個聰明的大人，來代替兩個小孩，那他就會幫助我啦。」

「伯伯！你說吧，要做什麼，——我們盡力好了，」舍利沙畏羞地申請着。

「盡力，是你說的嗎？」陌生人微微一動，稍微撐起身，想坐起來。可是，由於脚痛，皺着眉，仍舊躺落在青草上了。

「在那裏，在背囊裏，」他嚴謹然而斷斷續續地說，「把水壺和銅鍋拿出來。到河裏裝水去。往那邊到河裏去，是比較容易走的。」

「河呵！米薩，聽到吧，我們都不曉得走到河呀！」舍利沙快樂地喊叫起來。

米薩默默地端着水壺和銅鍋，飛跑去了。舍利沙忘了疲倦，也跟他走了。河，牠就在那邊哩，他們朝河那邊飛跑去了。

兩個孩子從不高的堤岸跳到河灘去，在河面上俯着身。現在可以喝了，喝着用不盡的，涼爽而清潔的河水了。

「味道多好呵！」舍利沙一直喝着，最後他說。「我想要把牠全都喝光呢！」

「你要留一點點給那位伯伯啦，」米薩開着玩笑，大笑起來了。

「我開頭害怕他呢，」舍利沙興奮地在新鮮而涼爽的水裏喝采着，也大笑起來了。「爲什麼他的眼睛好生氣地閃着光呢，就像貓眼發亮一樣啦。」

「他是向着太陽躺着的啦，」米薩回答。「可是我一點也不怕。一個嚴正的老人呵！他自己在地上動不得，所以才這樣生氣呢。」

森林中的宴會

當他把裝滿清涼而晶瑩的河水的水壺遞給老人的時候，舍利沙覺得，陌生人那兩隻淡青色的眼睛，不再是那麼尖銳而嚴謹地望着他了。嚴正的老人邊抓住水壺，邊把嘴唇貼近去，由於他的手那樣顫顫地發抖，舍利沙覺得，他也是很久沒有喝過水了。

老人用力地離開了水壺，放下了手，他那發白的眉毛又緊緊地皺起來了。「喝够了嗎？」他問。「呶，旅行家呵，現在說一說，你們怎樣流落到這裏來呀？」

「我們……」舍利沙開始說，可是米薩很快地打斷他的話：

「我們是從巴斯工廠要往北方……去打魚的。」

「走那麼遠去打魚……怎麼啦，打魚嗎？」陌生人注視着兩個孩子。

米薩在困惑中低垂着眼睛，臉孔泛紅起來了。

「我們……我們稍微迷了路……」舍利沙受不住那死盯着的視線，坦白地承認了。

「稍微迷路？這可就明白啦。迷了很久嗎？」

「不久，三天。」舍利沙非常困惑地輕聲說。

米薩執拗地沈默着。

「三天了！……噢，你們吃飯呢？」陌生老人斷續嚴正地盤問着。

兩個孩子不安地對望着。

「我們……昨天吃了……」米薩結巴地咕嚕着，「麵包，可是現在，當我們走到河的時候，就想去打魚了……」

「昨天吃了……」老人緩慢地重述着。「好漢子！爲什麼不多帶點食物呢？」

「帶了，不過，袋子丟了。」舍利沙解釋說。

「這也算是兩個旅行家啦！沒有什麼更好的東西等着你們的。」陌生人生氣地叫起來。「趕快解開我的袋子！」他命令舍利沙。「而你去檢柴，打火，」他轉過來，向着米薩。「快點！」

「如果你們走不到河，那要吃什麼呢？」老人又問起來。

「我們……要等……」舍利沙困惑地咕嚕着，用力地嚥下一口口水。陌生人伸到他身邊的背囊裏，掏出一大塊好味的赤烤燒餅來了。

「要等？」老人帶着古怪的神氣重述着。「說得好。就忍耐一下吧。（燒餅嘩剝一聲，折成兩半。）可是以後我要告訴你們：聰明人在森林裏是不會餓死的。」

「哼！哼！……」舍利沙失神地咕嚕着，他那堅硬的牙齒在貪婪地踏着燒餅。

米薩把燒餅分做兩半，立刻把一半插進嘴裏去了。

「謝謝，伯伯……」他說，嘴裏嚙啞地大聲響着。

「我叫做尼基達。雪拉格葉維奇，可不是伯伯啦。」他嚴緊地矯正說。「趕快把剩下的一半往嘴裏放呀，去點火啦……什麼，沒有火柴嗎？你們這樣，就是說，什麼東西都不要吃嗎？哎喲，你們兩個漁人呀！」

米薩的臉孔發紅了。老人伸手到袋子裏去，皺着眉，掏出一把大火刀，一塊燧石，和一條燒焦過的火繩子來。

「架好枯柴枝吧，」他說。「到森林裏來，不妨帶帶火柴：這是森林旅行家必備的東西。給我拿一片樺樹皮來呀。」

老人把火繩子靠近燧石，敏捷地把火刀背往燧石一敲，即刻，火繩子的末梢燃起微點的紅色火花來了。

「多巧妙呀！」米薩出神地叫起來。「要是我們也帶了這麼一件把戲！那就不會餓肚皮啦。」

米薩趕快用一片樺樹皮捲成小喇叭形，把它塞滿了輕薄的樺皮碎片，插進枯柴堆裏去，從老人手裏接過燃着的火繩子，於是，一會兒，活潑的火焰燃燒

起來了。

「多巧妙呀！」老人開他的玩笑，而且在他的暗淡的眼中，似乎閃着某種微笑。「把銅鍋端去……而現在，到空地邊那裏走一趟吧，看見嗎？那些白色的傘狀花。牠們叫做水芹。剪掉牠們的莖子，脫去皮！放進銅鍋裏去，再加一些鹽！快點！鹽在背囊裏，在小木盒裏……。」

「不是那種，不是那種！」老人突然又叫起來，同時撐起肘子，搖着手。「那是有毒的毒芹啦！」

米薩伸手向前，把着兩條開着白花的高莖子，呆呆地望着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。

「牠們都是一個樣咧！」他躊躇地說。

「一個樣咧！」老人氣憤地重述着。「呶，聞一聞吧，毒芹是臭腋氣的，咬一咬吧！焦辣味啦。」

「他不聞，可是他曉得，」米薩奇怪起來。

「還是我看到了！」舍利沙快樂地嚷着。「毒芹的莖上有紅斑點，可是這幾株沒有呢。」

「年青伙子呵！」老人意外地和藹地說。

空地邊的水芹是這麼多，不幾久，銅鍋裝得滿到頂上，很快地在火上噴出香氣，嗡嗡地沸騰起來了。

老人滿意地點點頭。

「現在拿小圓鏟去吧，」他說。「打開背囊啦。在河下面，長着蘆葦，水葱，香蒲，和慈菇，——實在的，隨便那一種都有，去找吧，認得牠們嗎？」

「認得的！」米薩愉快起來。「香蒲——這東西，在牠上面有天鵝絨一樣的毳菓呢。」

「對啦，對啦。而且葉子不生莖上，牠們是從底下生起來的。至於水葱，葉子不生莖上，莖上端有傘形的花，而不是毳菓啦。呸，還有蘆葦，怎樣判別呢？」

「蘆葦莖上的葉子也是長的，莖的上端有一支小掃把，」米薩報告着，由於愉快，他的臉孔甚至湧紅起來了。

老人凝視着他，不過只是點着頭，又斷斷續續地，照自己的意思講下去了：

「得啦。就這樣去挖這些植物的根莖來吧，好好地洗乾淨呵。牠們現在並不像春天和秋天那樣有味道；呸，都是一樣的，擱到炭火裏燒——總可以吃的。好了，我們的宴會就用這兩樣菜。快！」

「跑啦！」舍利沙急急地說，在奔跑中他回過頭來，喊：「可是那一種根莖頂好呢，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？」

「水葱，」老人趕快嚷道，把嘴唇咬一下。他，顯明地，由於脚痛而劇烈地苦痛，可是他忍耐着。

米薩沉默着，尊敬地望老人一眼，抓起小圓鍬，跟舍利沙走去了。

絕壁下的河，打着一個險急的彎，沿河下去不遠，接連着一個小沼。它裏

面叢生着高的沼澤植物，好像茂密的熱帶竹林。

「這個就是——水葱，牠還叫做白蒲，」米薩指着一株高的，沒有葉子的圓莖，它的上端有着傘形花。「挖吧，看誰挖得更多呀。」

兩個孩子一下到差不多淹過膝蓋的水去，就使勁地揮動着短圓鍬了。把埋在泥裏不深的長根莖，挖起來，拔出泥濘，是不困難的。

「够啦！」米薩愉快地喊道，那時，他已經挖起一大堆根子，而且都洗乾淨了。「可以大吃一頓啦！呸，那個老頭兒呀！他看見我們少年人狼一樣的牙齒，眼鏡就要閃光了。我說的對不對？」

舍利沙只是滿意地點點頭，擁抱着一大把多汁的根莖。

「可是這個老人，他是誰呢？你想想看，米薩？」

「說不定是個學者吧，不過，爲什麼他流落到森林裏來呢？」

「我們問他一問。」

「對呀，問他一問！也許他又發脾氣啦……哪，快點跑吧。」

「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，」過了一會，米薩走近火堆旁邊，輕聲地叫，「你看，湯已經煮好了。我們現在就吃吧！」

老人微微一動，勉強地張開眼睛。

「拿來了嗎？」他問。「呶，把根子放到比較熱的炭火裏去掩起來呢。要是真餓了，就馬上吃湯啦。」

「很餓了，」舍利沙說。「米薩，可是怎樣吃呢？湯匙不是也丟在那袋子裏嗎！」

「湯匙嗎？這個我馬上做吧。」

過了一會，米薩站在一株纖細的樺樹跟前，牠的白皮就像平滑的紙。他舉起拿着一把張開的刀的手，用力在白樹莖上畫一條水平線，向下十公分——畫第二下，然後是第三下，沿樹莖兩旁畫成兩條垂直線——於是在他手裏突然出現了兩條白絹似的樺皮帶。再過一會——一條皮帶捲成一個寬闊的圓錐體，在接縫中插上一條短木柄了。

「湯匙，」他簡短地說，把牠遞給舍利沙，又同樣敏捷地做起第二把來了。

「這麼快啦！」舍利沙狂喜地審視着湯匙。「米薩，你是一個少年人呵！」

「牧童就常常這樣做起勺子來舀水的，」米薩打斷他的話。「到那裏去找比這更好的湯匙呢！舀得快，又到處都有出產！這不是騙你呵。」

老人的眼睛閃着光，可是他沒有說什麼。

很明白的，由於談話，三個人都是過分餓了，於是他們在深深的沉默中，很快地喝起湯來了。

「呶，我們現在來吃烤熟的森林小馬鈴薯啦，」當喝完最後一湯匙湯的時候，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說，他又靠到當作枕頭用的一束草上去了。「可是現在你們要老實告訴我：爲什麼你們單獨跑來森林裏呢？」他又嚴正地問着。

兩個孩子互相對望着。

「說不說？」舍利沙輕聲地問。

米薩躊躇了一下。



“可是現在你們老實訴告我：
爲什麼你們單獨跑來森林裏呢？”

「你發誓，說你不告訴任何一個人。不，最好你給我說一句正直的少年先鋒隊的話。」最後他堅決地提出了。

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打量着孩子們，隨後脫下眼鏡，用手帕留心地揩着它們。這時，兩個孩子突然驚奇地看到，不戴眼鏡的他的眼睛，已經不是最初看來那麼刺眼和可怕了。

「正直的少年先鋒隊的話嗎？」他緩慢地追問着。「呸，自然，我讓你們說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？……」

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一直聽完孩子們的模糊的故事，沒有打斷他們一句話，隨後仍然沉默着，脫下眼鏡，又揩一揩它們，再架上去。

「是的，」他慢吞吞地說。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。這就是說，各色各樣的孩子都有啦。」

那時候，灰燼裏的林中小馬鈴薯烤熟了。

「味道多好呵！」舍利沙加了鹽，咬着第一塊。說明着。

「嗯哼……」米薩吁吁地叫起來，只管聳着肩膀：什麼，還用多說嗎？

最後，舍利沙喘了一大口氣，放下了手，這隻手是拿過一條肥的，大赤蛇般的烤焦根莖的。

「我不能再吃啦！」他納悶地說，「如果肚子不能裝得更多一點，那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「不要再吃了，」尼基達·雪拉格萊維奇嚴正地說，眉毛又動了一下。舍利沙沉思地望着他。

「很好，」他出人不在意地說，細心地把吃不完的一塊放到青草上，「我們能夠見面，很難得，對不對哩？」

「哦，哦，對啦……」老人動一動眉毛，叫起來了，到河裏去洗一洗吧——一身髒，像小魔鬼哩。——要躺下睡覺啦：大概累得脚酸了吧。再看一看，把銅鍋好好地洗乾淨呀！」他說完了。

「到河裏去！米薩！」

沒有給舍利沙回話，米薩抓起自己的袋子，急忙地打開它。

「在這裏呀！我深怕它們也放在你的袋子裏呢，」他叫着，高興地在空中揮着一捲帶着浮標的釣絲。「現在我去捉小魚，夜裏我們下釣——我已經知道，明天早上一定釣到魚的……」

不一會，空地上完全靜寂了。兩個孩子在熄滅了的火堆旁，蓋着短衣，緊緊的擠做一團。已經變得很溫暖，舒適，完全不覺得可怕了。彷彿是嚴正的老人把他們幾夜來的恐怖都趕跑了一樣。

「看看我的利害！不要再吵吵鬧鬧，不然，就要請你們兩個小寶貝離開我的空地啦。」他說，咬一咬嘴唇，細心地伸出病腳，閉起眼睛，看來，是準備入睡了。

過了不久，從松樹後面窺探着的月亮，照出了一幅奇異的圖畫：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依靠着兩隻手，痛苦地拖着他那病腳，爬向火堆去。由於疼痛，

他緊緊地咬着牙根。

他俯斜在火堆旁的一動不動的兩個人身上，用一隻手脫下自己的大衣，把它蓋到孩子的身上去。

求 援

清晨的新鮮的微風，吹動了銀色的灰燼，由於掛着露水而顯得沉重的青草，沙沙地響着。

「米薩！」突然，在夏天的早晨的靜寂裏，響起了粗聲的絕叫。「啊喲，米薩！快來呀！」

攤開在火堆旁邊的大衣動了一動，立刻，米薩亂蓬蓬的頭從它底下鑽出來，傾聽着。

「米薩！」叫聲又從河那邊傳來了。

米薩一跳就跳起來，撇開絆住他的大衣的長袖子，跑出空地，消失了。

「我來啦！」他在叢林裏喊了一聲。

米薩不費時地從險峻的堤岸上落到河灘去：他伸手抓住曲折的垂下的柳

枝，一直跳下水邊的金色沙灘去了。

舍利沙在沙灘上跳躍着。

「你看，你看！」他喊道，指着水裏。一條彎曲的胡桃木釣竿，剛剛從有黏力的泥地裏拔脫出去，這時，還是斜斜地沿着水面浮去，慢慢流到河中去了。

米薩不停一停，邊跑邊脫下襯衫，跳進水裏去了，他游着，大大地划動着手。釣竿劇烈地動蕩一下，逆着水轉了個方向，很快地流去，可是米薩已經靠近它了。

「抓到了！」他喊了一聲，伸出左手尖去捉住釣竿的末端，右手在水面拍擊一下，回轉頭來了。

可是這似乎不是這麼容易的：尖細的釣竿的末端，彎曲得很利害，好像水底下有什麼東西堅執地拖住它一樣。

「要溜開了！」米薩又喊了一聲，用牙齒咬住釣竿，兩手一起划着。由於

過度出力，他的臉孔漲得紅紅的，可是米薩雙腳已經觸到河底，站住了。他喘着氣，咳嗽着，轉用手握住釣竿。

他用力抓緊那扭得曲折了的釣竿的粗大的頭端，細心向後退，靠近岸邊來……釣絲好像絃線一樣，拉得直直的，突然，從水裏摔起一條黑綠色的長東西。就在這時候，米薩向身邊拉着釣竿。一個有着尖銳牙齒的梭魚嘴，在他旁邊閃現了。由於大梭魚的尾巴的劇烈的拍擊，金色的沙灘上的水濺潑起來了。

「捉好呀！」舍利沙狂叫一聲，可是米薩已經俯下身去，輕快地往梭魚鰓下一叉，就把牠在向前伸出的手裏提起來了。

「幹麼這樣大驚小怪！」他傲慢地喊道。可是在這時候，梭魚翻一轉身，用牠那彎曲的尾巴，向米薩的臉孔猛力拍擊一下，使得他顛躑着，幾乎要仰面倒下去。

「你捉罷！」他喊道，揮着手。可是梭魚飛躍到空中，辟拍一聲，沉重地落在沙上。



“我捉罷！”舍利沙更大聲地叫起來，
全身撲向受傷的魚，捉住着牠的頭。

「我捉罷！」舍利沙更大聲地叫起來，全身撲向受傷的魚，捉住着牠的頭。

「當心點！」米薩喊着，可是來不及了：梭魚彎曲起來，綠眼睛閃閃發光，針刺般的銳利的牙齒全力把舍利沙的手咬住。

「哎喲！」舍利沙又更大聲地叫起來。

米薩跳近他身邊去，抓起一根流在河邊的木棍，揮着手，用力地往梭魚的腦袋一敲，梭魚死了。他細心地剝開了梭魚滿佈着刺齒的嘴巴，把舍利沙受傷了的手解放出來。

「說不定連腳都要插進牠的嘴裏去啦！」他警告着。「你沒有看見牠嘴裏足足有四隻咬人的牙齒呀……呸，沒有什麼，好好在河裏洗乾淨，跑上去。我們可以煮兩鍋魚湯囉。好啦！」

「我也同樣地想……」舍利沙還在喘息地說。「我想——就使它咬斷我的手，我同樣也要活活捉住牠的。」

梭魚僵直不動地躺在沙灘上，牠的身長約有一尺。牠那黑綠色的背部，和

那腹側上的鮮明的斑點都在閃着光。

「呵！老人會愉快起來的，大概不再呻吟啦！」米薩又自誇地添上說，細心用木棍觸一觸梭魚，於是放心地攔住牠的兩鰓。「走吧，對不對……」

但是米薩並沒有聽到尼基達·雪拉格萊維奇的一聲稱讚。兩個孩子爬到空地上，呆呆地站着：尼基達·雪拉格萊維奇的臉孔朝向天空躺着，兩隻眼睛張得大大的，困苦地一斷一續地喘息着，看來是誰都不認識了。

「虛弱的很！」米薩沉思地說。「你瞧，臉色多麼難看啊！」

「虛弱……」舍利沙呆呆地重複一遍，他的嘴唇盡在顫抖着。「米薩，現在要怎麼辦呢？」

「去拿水！」米薩堅決地提議說。「你站在他身邊，稍微幫幫忙。我們用魚湯給他喝，他立刻就會清醒過來的。」

於是，米薩從衣袋裏掏出一把帶鏈的小刀，一揮手，把梭魚的肚皮割開了。

火堆很快地熊熊地燃燒着，鍋裏的水接着也滾滾地開了，梭魚湯立刻在空氣中噴着香味。

兩個孩子擔憂地站在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的身邊。

「米薩，他一下就要這樣死去嗎？」最後，舍利沙輕聲地問。

「不要亂講！」老人突然發出生氣的嘎嘎的聲音。但對這不客氣的警告的回答是：舍利沙愉快得吁吁叫起來，米薩也打起口哨，可是即刻用手去壓住自己的嘴巴。

「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，我們捉了這麼大的一條魚！讓我們喝喝魚湯吧！」米薩說。「我們要把牠的頭煮得爛爛的，可是小鍋放不下。就是這個！」他提起裂開着嘴巴的魚頭對着老人的臉。

可是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仍舊用着同樣的神情望着米薩的捕獲物。

「讓我喝吧！」老人終於說了。貪婪地用手擒住舍利沙端來的水瓢，喝了幾口，眼睛又閉上了。

「米薩，你可注意到——他昨晚把自己的大衣蓋着我們，而自己躺在光禿禿的地上，」舍利沙埋怨地說，「所以他現在受涼了！」

兩個孩子默默地站了不久，便輕步躡腳地走到火堆邊去。

「米薩，現在我們要怎樣辦呢？」舍利沙漠然地問道。

「有辦法的，」米薩蹲下地上去，果斷地表明着。「把這些東西收拾乾淨，我們還要煮熟牠，你看，這麼熱滾滾的，到晚上梭魚反正煮爛的。我們明天還要捉啦——過些時候，他可能好起來……噢，我們要去挖根莖囉。他昨天還說什麼東西沒有？我忘了。」

「慈菇！」舍利沙想起了。

「它就生長在河邊的，它的根長在地裏，好像小馬鈴薯一樣。這，也不錯囉！其實，在森林裏。沒有家裏的食物也可以活下去的。現在，我要是第二次到哪裏去的話，帶一些麵包，帶鹽，帶油——這就夠了。對自己沒有用的東西，一點也不讓它拖在背上。」

「可是我們怎麼想都是空的！」舍利沙沉思地說。「米薩，這一切應當全部筆記起來，好給別人也知道！」

「那麼，這個你寫好啦，我可是一個不歡喜寫的人。」米薩回答，隨即站起身來。「我們最好拔一些青草，把它們曬乾，好使躺得更輕點。同時，要挖根莖囉，僅僅一條魚是吃不飽的。還要去採些草菓……」

「他在叫啦！」舍利沙打斷他，從位上跳起來，跑到灌木林那邊去，「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，你說什麼？」

「把水煮開呀，」老人慢慢地說，「脚很痛！」他張開眼睛，皺着眉毛，看來好像出了很大的氣力似的，又把眼睛閉着。

「認得路嗎？」他斷斷續續地問。「回家，回到巴斯工廠？」

「這有什麼呢！」米薩立刻用從前一樣自信的聲調回答。「照直走去，我有眼睛……」

「你們到這裏來，可不是完全照直走呢，」老人打斷了他的話，在他的眼睛

裏一下閃耀着跟以前一樣的含笑的光芒，「要是碰着叉路呢？呸，從這條路去頂簡單：沿着河邊，就可以走到；不過不要爲了縮短路程而嘗試照直走啦！」

老人靜默下來了。

「回家去罷，孩子！」他又張開眼睛，斷斷續續地把話說完。「給我多藏一些水。我給你們畫張路線圖——使那些要來找我的人容易走些，不過……要他們快點來，我的腳蹺壞了。」

兩個孩子巴巴地對望着，舍利沙的嘴唇顫抖起來了。

「不去，」米薩率直地說，「等你腳好——我們一起走。誰拿東西給你吃呢？」

老人的眉毛可怕地抖動一下，身體開始移動起來。

「他生氣了，」舍利沙吃驚地想着，可是他這時勇敢地說：

「我也不去。我們把各種各樣的根莖都挖來，便够吃飽了。我們給你做好一把拐杖，你帶它走路，以後，你才帶我們一起回去，好不好？我們不能讓你

這樣單獨躺在這裏……」

「够啦！」米薩喊着，拍舍利沙的肩膀，使舍利沙險些兒倒下去。「我全都想過了，我獨自回工廠去求援。而你，舍利沙，留在這裏，看護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。這樣好嗎？」

「單獨嗎？」舍利沙問道，臉孔變紅起來了。可是他這時抑制着。「我留着，」他勇敢地說，「去吧！米薩，不過……」他一下支吾着，「你要快點回來。跟醫生一道，是嗎？」

「不要理我，你們儘管決定，儘管幹你們的呵！」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生氣地說，甚至嘗試着站起身。可是舍利沙驚異地看出他並不像昨天那樣生氣，好像完全沒有生氣一樣。「你們一起走，我說！單獨一個人走，又要害怕，又要迷路的。讓我獨自躺在這裏吧。」

米薩突然把手伸往背後，拉一拉舍利沙。

「好，伯伯……唔，對啦，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。」他用這麼恭順的聲

調說，甚至使得舍利沙吃驚地張開嘴巴，「我們不過要去挖掘根莖來煮熟它，一些留給你，一些自己帶到路上吃。走吧，舍利沙。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，我們拿你的圓鋤去，可以嗎？……早點走吧，舍利沙！」

他們從懸崖上走下河去了，米薩用手一揮，圓鋤插進地裏去。

「當人病得好利害的時候，無論什麼也不好跟他爭辯的，」他正經地說。「你不要告訴他，讓我獨自去，舍利沙，你必須在這裏給他送水和其他東西。我早就想好了。過一天，兩天以後就回來。用不着疑心吧！」

舍利沙靜默着，同樣正經地望着他，點着頭。

兩個孩子默默地挖掘着根莖。間或談着各種廢話——離別的意念絞亂了他們。

舍利沙把這樣的儲藏物——慈菇的球根和水蔥的根莖，放到火堆的熱灰裏去，這些食物是足夠米薩去一個星期的。後來，他們把梭魚煮熟了，各人分一半。最後，當太陽已經走到下半年的一半的時候，米薩才提起裝着重重的食物



“我走啦，”米薩又說一遍，不望舍利沙一眼，轉過身，在灌木叢裏消失了。

的旅行袋揹在背上。

「那麼……」他說，絞扭着太陽穴前的一縷頭髮。「如果，就是，舍利沙，這樣已經……」

「這樣，」舍利沙回答，點着頭。這簡短的談話，他們兩個人都是明白的。

「我走啦，」米薩又說一遍，不望舍利沙一眼，轉過身，在灌木叢裏消失了。

舍利沙站着，望着他的背影，不知道爲了什麼，用指頭去抓樹皮，他們是站在這株樹旁邊的。他眺望着遠遠的灌木林下，朦朧的，不動的，蓋着毛大衣的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的身軀。

過了一會兒，舍利沙慢慢地移動脚步，接着，他爲了給病人做成更柔輦的睡鋪，興奮地拔青草去了。

可怕的夜破謎了

黃昏是暖和的。舍利沙在火堆上弄好了晚餐，遞給尼基達。雪拉格葉維奇吃，又用草葉煎成的林中的茶，給他喝。當時火堆熄滅下去了。可是舍利沙出神地望着在枯枝上奔跑着的金黃色的火花，於是他繼續把枯樹枝拋進火堆裏去。

事實上，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是高興這玩意的：他也時常張開眼睛，把頭轉過火堆這邊來。

舍利沙聽從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的指示，整天用新鮮的車前葉塗敷他的腫膿的病脚。用樅樹枝和青草給他鋪成柔軟的睡舖。把他的病脚擱得更高一點。病脚破膿以後，開始稍微可以伸動了。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喝過了某種粉末湯，於是現在好一點了。當他知道米薩單獨到工廠去求援的時候，他很生

氣，可是後來，他仍舊平靜着，因為舍利沙跟他留在一道，他顯然是滿意的。

「舍利沙！」他不大聲地喊他。「你在想着什麼心事啦？」

「想那些很久以前活着的人們，」舍利沙回答，繼續望着火，好像在講述着他在火焰裏看見的某種東西似的。「我想着那些很久以前在這森林裏活着的人們。也許當時他們同樣也坐在火堆邊呢……」

「他們確是這樣坐着的，」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同意了。「不過他們不是這麼安靜，像我們一樣。當時森林裏不是充滿着野獸嗎！火是人們的主要防衛物——也許人們開初點燃它，正是爲了這個，那時候，人們還不會燒煮東西。」

「後來學會的嗎？」舍利沙盤問着。他知道從前一些野人的故事，他讀過他們，可是他坐在曠野的森林裏的火堆邊，聽着講野人的故事，那完全是另一回事，是非常有趣的。

「學會的，」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微笑着，「正像我同你在火裏烤野草



“他們確是這樣坐着的……”

根一樣，他們懂得許多食用的植物，森林是他們的公園，是他們的菜園。」

「但爲什麼現在人們都忘掉了呢？」舍利沙問着，用小木棒敲一敲燃燒着的樹枝——火星噼啪地升騰上來，又降落下去。

「爲什麼？就是因爲他們馴服了植物。像馴服了動物一樣。據說，他們栽培植物，植物就在現在的這種菜園繁殖起來了。蕪菁，胡蘿蔔，白菜，培植起來了，變成更有味，更多汁了。人們不想多跑路去採集野生植物，於是後來漸漸把它們忘了。」

「這很不好，」舍利沙說。「我們還沒有碰到你以前，幾乎要餓死啦。我們又不懂得森林裏有這麼多的好食物。我們知道吃草菓，雖然吃得很多，可是它們是吃不飽的。我們也認識草菇，可是生草菇吃不得。沒有火柴，我們完全不會起火的……」

「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，」舍利沙沉默了一下，繼續說，「我請求你：請告訴我，在森林裏還有什麼食用的植物？我把這一切東西記下來，告訴學校

裏的孩子們。叫所有的男孩子和女孩子都認識，到那時候，就使他（她）們在森林裏迷路，也不會發生危險了。對不對呢？」

「如果他們知道在森林裏怎樣走，那麼他們是不會迷路的。」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回答，小心地動一動他的病腳。「給我放點乾草在腳底下吧：腳一放高，就不這麼痛……你走路的時候，怎樣判別方向呢？」

「這我們也讀過了，」舍利沙一邊拿着乾草，答道：「在北方，樹上的柔毛生得多一點，而在南方，枝葉長得多一點。不過這似乎是不正確的：不管柔毛，不管樹枝，它們在各株樹上都長着，你看：在空地這裏，就完全弄不清楚了，是不是？我白天要想跟你談談啦！」

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搖着頭。

「一點也不會弄不清楚，」他不滿意地說。「必須挑選這麼一株樹，它是單獨地生在空地上的任何一個地方的。如果它長在樹林裏，或者長在空地上，那明白了——在更空曠的地方，它會長出多一些的樹枝；而不一定在南方。懂

嗎？」

「懂了，」舍利沙愉快地答着。「這個我也要記下來。我們將有一本旅行必備的書籍了。」

「好，明天開始寫吧！」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回答，「可是現在已經很晚了。弄熄火堆吧！旅行家，免得發生災難呀。懂得怎樣弄熄嗎？」

「當然懂得，」舍利沙回答，有點兒感受到老人不信任的侮辱。「我們昨天也這樣幹過的，你瞧一瞧：我們剷了一些草皮，在這個地方掩熄了火堆，而我現在弄熄它，仍舊又要用草皮來掩蓋這塊地方的。」

舍利沙邊說着這樁事，邊提起圓鋏，可是突然，他顫抖起來，把圓鋏丟落了。哀怨的，抑揚的叫聲充滿了整個森林，甚至它從那裏發出，也不容易辨別出來的。

「牠！」舍利沙喊了一聲，向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這邊撲過來。「牠又，聽見嗎？這是什麼在叫呢？」

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微笑着。

「兔子，」他平靜地回答。「兔子，貓頭鷹在捉牠。你怎麼這樣害怕呢？」

「兔子？」舍利沙又問道。「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，我們就是因為牠而迷了路，找不到河，而碰到你啦。」

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又留心聽着舍利沙關於可怕的夜的仔細的講述。

「明白了，」最後他說：「貓頭鷹，一點也不錯，牠用爪子去抓兔子的背，可是也許兔子是很大的，也許年青的貓頭鷹經驗不夠，不會弄斷兔子的脊椎。又不能夠從兔子的背部拖出爪子。兔子由於疼痛而發狂，拖着貓頭鷹，奔跑着。牠爲什麼跑進小屋裏呢，很難說，野外的動物，有時候會靠近人來逃避敵人的。因此牠把貓頭鷹帶進你們的小屋裏去了。兔子哭着，而貓頭鷹也拍拍翅膀，嗷嗷地叫着。」

舍利沙默默地聽着，在想着什麼。

「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，」最後他興奮地說，「我想懂得樹林，懂得野

獸，懂得植物，懂得你所懂得的那些。全部！」

「我懂得多少？」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重複着。「呶——呶，好吧，大概，學不了多少的。暫且靠我這邊躺下吧，你在這裏鋪好三束乾草吧。」

舍利沙喜歡地靠近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躺着，靠得這麼近；挨得僅僅不致礙着他的病脚呢。

「米薩！」他憂鬱地想着。「米薩不是還不懂得這個叫聲嗎！而他現在是單獨的，他會怕起來的，確實的……他怎樣走到工廠呢？……」

森林裏的火災

舍利沙睡得很甜，醒過來了，那時候，太陽已經昇得很高。一望到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，他立刻明白，他又變得更加衰弱了。確實：脚痛整夜沒有讓他睡過。舍利沙很快地開始做綑帶了。

「呵！您的脚燒得多麼厲害呀！」他吃驚了。「讓我們來吃早飯吧，我就去採植物嫩芽。好嗎？不過，在夜裏，您爲什麼又把自己的大衣蓋給我呢？您自己原來就很冷，實在的。」

談着這個，舍利沙就很敏捷地解開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的脚，同時往脚底放一層新鮮的車前葉子。重新綁好牠。脚又腫脹起來，而且燒得像火一樣了。舍利沙已經鬆下來，但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卻在熬受着痛苦。

「好，」最後他說。「實在話，是大衣自己滑落到你身上的……呵，現

在，植物採集家，去工作吧。今天，你會找到什麼來給我們吃呢？」

「我又到沼地裏去……」舍利沙開始說，可是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打斷了他：

「這個已經知道了，現在要去找新的植物。你不是想要完全懂得嗎？你在山谷裏面找吧，多摘些牛蒡和酸模來吧。牛蒡的根，用刀細細地切開，放進銅鍋裏面去。然後把酸模洗乾淨，和牛蒡根一道煮。你看，這要煮成什麼？」

「煮成酸的，」舍利沙說，皺一皺愉快的眉頭。「還帶些菌回來，」他說。「不錯，在山谷裏，總可以找到什麼吃的東西的。」

「找到什麼，就全都摘來吧，」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勸說着。「人們認為是毒蕈的菌是很苦的，而牠們是很甜的。出發吧！」

舍利沙走出林間空地，稍微向左轉，往山谷去了。巨大的白楊和樺樹直立着，用自己擴張的頂梢遮着了陽光。因為這樣，就是在這樣明朗的日子，也跟雨前一樣，山谷變得幽暗了。在地上，大樹幹橫躺着，腐朽着。在這裏，舍利



在這裏，舍利沙停止了。

沙停止了。

「很像水底的珊瑚林子，」他不怎麼大聲地說，甚至於放開了脚步，使得這個讚賞能夠完全傳佈出去。

而這是讚賞某種東西。發綠的昏暗越發擴大了：跟水國相似，好像太陽光確實是從濃厚的水層射過來一樣。在舍利沙的腳的近旁，在老早就腐敗了樹幹的朽木中，短枝叢在鮮明地發着黃色，粉紅色，很像珊瑚樹。有些小枝的末端是紅色，或者發着淡黃色。

「讓我檢起而且告訴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吧！」舍利沙想，一拋開圓鏃，他就很快地把襯衫拉過頭殼，把牠攤開在地上，同時小心地往那裏收藏着奇異的林中的珊瑚。他還把十五個紅頭菌和他們混放在一起，小心地抓住襯衫的角頭。向後，回到林間空地去了。

舍利沙嚴肅地把自己的寶物直直地散開在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面前的草地上。

「等一會請你給我說，這一個個的是什麼，」他請求着。「我即刻去找菌來做湯了。」

「是的，你已經檢到牠們了，」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回答。「這都是很好吃的菌，不過很少人知道牠們，而且被認為是毒蕈。這個是鷄頭菌，」他向黃色的珊瑚說。「而這些，帶着紅色末端的——是紅矛頭；而這個，像海綿——是捲髮翁。都放到銅鍋去，做湯。你把牠們和紅頭菌一道煮吧——做出特別的香菇湯來呵。」

舍利沙默默地在手裏折叠着手指，看來是在計算着什麼。

「十一種了！」最後，他聲明着，笑起來了。「已經懂得十一種新植物了。而且，怎麼樣點燃火，怎麼樣去找北方，怎麼樣做湯匙，又怎麼樣……」舍利沙忽然停止，苦惱地接下去：「不，再多就不懂了。可是，你還想出什麼東西……呵，是了，還有把車前葉綁到膿口去。」

他開始熱心地在火堆旁邊奔忙起來了。

「煮好了！」到後來，舍利沙緊張地報告着，一邊在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的睡鋪旁，鋪上新鮮的大張的牛蒡葉子，緊張地把裝着湯的銅鍋安在上面。「第一道菜：雞頭菌和紅矛頭，」他嚴肅地聲明着。「第二道菜：用牛蒡和酸模做成的酸味。」第二隻銅鍋和第一隻鍋靠在一起了。「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，可以開動了吧？……呵，原來是這麼一個，而爲什麼牠是甜的呢？」

「就因爲是甜的，」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微笑着。他很感興趣地注視着舍利沙，看他怎樣不大相信地拿一湯匙牛蒡粥靠到嘴去。「在這些根裏面，有這樣的物質——英努靈^(註)牠不是甜的。可是，假使把牠和醋一道煮沸，英努靈就變成糖。假使沒有醋，可以多放些酸模，或者酸漿。酸味是需要的。明白嗎？」

「明白了，」舍利沙回答，他的兩隻眼發亮起來了。「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。還可以用什麼和醋一道煮，做出糖來呢？我把這個都寫上。」

「可以用澱粉，」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莊重地回答。「例如馬鈴薯。呵，

你把湯和甜根吃完，開始寫吧，不然，到晚上我是很難動得的。」他皺着眉，望着自己腫脹的腳。

「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，假如你感到痛苦，那就不需要寫了吧？」舍利沙不安地請求着。

「不，不，最好還是這樣：不提起它。」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安慰着他。「我不想吃了，你自己吃吧。你收集你懂得的一切植物，——你要寫起牠們，是比記在腦裏還容易的。」

這樣，舍利沙就做起來了。午飯後，他長久地寫着，跟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談着話。

當舍利沙用勁地把筆記活頁藏到背囊口袋裏去的時候，天已差不多全黑下來了。

「現在睡覺吧，時間不早了，」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說。「可以不弄熄火堆，我還睡不着——腳不讓我睡，而跟火堆在一道，總是舒服的。」

「我的手甚至痛起來了。我現在明白，我要做什麼人，」舍利沙說，輕快地在軟和的乾草上，在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的身旁，打一個滾。「植物採集家——就是做這種人。以前，我和米薩喜歡野獸，而現在，明白了，植物也是有趣的。」

在夜裏，猛烈的雷擊突然驚醒了舍利沙。他睜開眼睛，稍微撐起手臂，驚駭地望着，還沒有完全明白到底是什麼一回事。可是恰恰在這個時候，他跳起來，彎向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的睡鋪。火堆的火焰照亮了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的臉，那張臉，在面頰上有着紅點，有着大大地打開着的，發燒似的眼睛。他一仰睡過來，就迅速而大聲地說些什麼話，分開着兩隻手。

「說夢話，」舍利沙喃喃着，擔憂地望着。

雨雲蓋住了天空，雷聲在盤旋，而且聽來越來越近了。從那裏，從小河那邊，從可怕的森林的黑夜裏，是該有人來幫忙的。可是，米薩不會又迷路吧？

舍利沙感覺到自己很渺小，而且孤立無助，一邊傾聽着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的不易猜測的嚙語。

他想起可怕的關於病人們的故事，他們會在夢中從屋裏跑出去呢。可是，突然，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現在就跳起來，跑到那看不見的、在探望着他們的、在火堆周圍的黑暗去呢？好，火堆燒得很亮，亮到整個林間空地都發亮了……可是，突然，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死了呢？舍利沙由於這個可怕的思想而發冷了。

「渴，」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忽然說。

「就來，」舍利沙很快地回答，轉向安在他背後的睡鋪，他失神了：火堆的火，爬過乾草，到達一堆乾松樹，而且，現在正用着金黃的火舌，沿着樹幹爬上去。

「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！」舍利沙叫起來，一邊捉住老人的手。

「渴，」病人重複地說，顯然是完全不明白來由的。

由於刺鼻的火煙，舍利沙喘息着，來不及注意火傷，急遽地踐踏着火。可是，火在一個地方熄滅了，在另外幾個地方忽又爆燃起來。

忽然，一條火舌很快地落到病人睡着的地方。

「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，跑呀……」舍利沙叫起來。

在這個時候，火越發猛烈了，呼號着，一直向上突昇。松葉熊熊地燃着，林間空地像白天一樣發亮了。舍利沙帶着舉起的樹枝，停了一下，沒有注意到，牠也在燒着。燃燒着的針葉，很痛地燙着舍利沙的手。當他丟開樹枝，而且跳過一邊的時候，看見火已經燒到病人的睡鋪了。

「跑呀！跑呀！」舍利沙叫着。用出全力拉着拔着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。「爬到這裏來，到小河裏去，那裏有水，火燒不着的。快呀！快呀！」

可是病人沒有聽到他的話。他一邊喘息着，噙咳着，繼續喊叫，揮着手。舍利沙哭起來了，一面把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抓到手裏，從燒着的睡鋪上，拚命地拉着他。

在平時，他或許不能夠移動高大的老人的，可是現在，絕望給他力量，一步接一步的，他拉着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到灌木叢去了。

燃燒着的松林，使整個空地充滿了火光和煙氣。眼淚從舍利沙的眼睛洒落着，站着呼吸是很困難的。火趕着他們。用出最後的力氣，小孩把老人拉着，拖着，哭着，重新拉着，拖着。咬緊着牙齒，他已經不能跟病人說話了：沒有氣來發聲了。

猛烈的雷擊使得舍利沙搖擺起來，閃電鮮明地照亮了空地。那一瞬間，他感覺到，好像有誰稍稍把他舉向空中。

「放開吧！」熟人的聲音在叫着，誰的一隻手向身邊壓着他，而另外一隻手，用力地絞着他的手指，牠們在痙攣地抓着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的短上衣。

「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！」舍利沙喊。「他燒着了！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！……」



可是已經有人挾着尼基達·雪拉格萊
維奇向下奔跑着

可是，也已經有人挾着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，向下奔跑着，通過雨流往小河邊去了，雨是突然地特別有力地傾瀉下來的。

大火即時開始靜寂了。「爸爸！」舍利沙突然用顫抖的聲音叫起來，後來就明白，誰在夜暗裏拉着他，而且，用手去抓住父親的頸子，他把臉貼到他的面頰上，驚嘆着，同時笑起來了。

(註) 英努靈——Inulin 化學名詞。是一種類似澱粉的多糖類，其分子式爲： $(C_6H_{10}O_5)_n$ 。加水分解，就變成糖。——譯者

誰是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

工廠醫院的時鐘已敲過四下了。

「看護婦！」不動地躺在牀上的病人叫着年青的看護婦，那張牀是放在窗旁，在白色的大房間裏。「沒有誰問到我嗎？今天，該有兩個男孩來看我的。」

「是的，他們已經在庭園裏等成一個鐘頭了，」看護婦回答。「不過您已經睡着，我們不願意叫醒您。」

「冤枉啦！我完全沒有睡着。」

「我們在這裏，」聲音在窗外響着，愉快的米薩的臉相在窗口出現了。

「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，我們直由窗口通過，可以嗎？舍利沙，爬呵！」

「不准，」看護婦開始說話了，可是，米薩的赤色頭髮和舍利沙金黃色的頭，已經越過了窗台。



“我們在這裏！”

「我老早就說：『舍利沙，來吧，我們直直越過窗口去，不然，你是賴不過他們的，』」米薩簡短地解釋着。「『不要打擾』，」他在學着某個人的話，而且，顯然是學得很像的，因為含笑的年青看護婦在嗤笑着，轉過身去。

舍利沙帶羞地微笑着。他緊握放在背後的一隻手，很明白，他是想使別人問起他，他在那裏藏些什麼。米薩解救了他。

「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，讓他來告訴您，他帶些什麼來吧，」他一下就開始了。

舍利沙臉紅了。

「膽清了。」他說。同時從背後拉出一本有漂亮的藍色封面的筆記簿。「所有我們那時記上的，都膽清了。想起嗎？」

「可是，你的筆記簿不是放在袋裏，牠不是燒掉了嗎？是吧？」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驚訝起來。

「完全沒有燒掉，」舍利沙說明着。「爸爸拉着我。別人拉着您，而米

薩，把您的口袋抓在手裏就跑到河邊去了，而且通通抓着了。只是我們沒有辦法告訴你。而當您在施行手術的時候，我們坐在窗子下面……」

「我們曉得是什麼一回事呵！」米薩擾亂了他。「您是一個莊重的學者。您的探險隊的朋友給我們說過的。他們已經來到了。他們沿着路走，而您一個人，直直地走過森林。而且您爲什麼到這裏來，我們也知道的……」米薩莊重地望着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。

「你知道什麼呢？」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問，微笑着。

「生物庇護所！」米薩絮絮不休地說，停下來，他帶着這些話，確實地從胸中吐出一口氣。「實在的！要找一切野獸……你是爲了牠來搜索這塊地的。對嗎？」

「而且是要找一切植物，」舍利沙把話說完。

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取下眼鏡，而且開始用心地擦着牠們。

「對的，」他回答。「我們要在這裏創設一個生物庇護所，在那裏，你們

大概要成爲我的第一批助手了。而且別人也給我說過，「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微笑了，「有一個男孩子，在森林裏跑了兩天了，回到家裏來，不願意休息，而且很快地掉轉頭，帶着人們，跑來打救我和舍利沙了。是不是？」

米薩困惑着，轉過身，同時把兩手從床欄放下，將牠們插進衣袋裏。

「有別的話可談呀！」他回答，沒有望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。「我想，我要走了。我還有別的事呵！」

「那麼，舍利沙，你怎麼樣把我從火裏面拉出來呢？你沒有想到，你自己也會燒起來嗎？」

「不，沒有想到，」舍利沙爽直地回答，直直地望着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的眼睛，那兩隻眼睛，沒有戴上眼鏡，所以是非常遲呆的。「我想，你的腳多麼長呀：我只管拉，拉，可是牠們總是伸不直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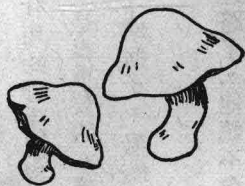
看護婦又險些兒就嗤笑出來了，可是老人臉上的某種表情阻止了她。

「是的……」尼基達·雪拉格葉維奇戴上眼鏡，緩緩地說。「我懂得野獸

是好的，可是這對於小孩是不重要的。」

食物野生植物的用食

有益的話



三年級學生

舍利沙筆記

在樹林裏，在山野中，在菜園裏，有着很多的各種各樣的野生植物。牠們是自己生長起來的，沒有人播種，也沒有誰來料理，所以就叫做野生植物。在田園和山野中，人們甚至把牠們割掉，丟開。牠們雜生在農作物裏面，這些農作物，是人們播種，同時要拿來吃的。不過野生植物，對人也有用處。有幾種甚至是可以吃的，牠們就叫做食用的野生植物。在植物中，含有很多的維他命，這種物質，對一個人的健康是很重要的。誰認得食用的野生植物，他自己就能够把牠們煮成菜湯，粥，烤成餅子，做醃菜，菜羹，甜果子醬，茶和咖啡。

假使這樣的人，在叢林中迷路了，他總不會餓死的。

最有名的食用野生植物是這幾種：

香蒲（有些地方還把牠叫做甘蒲）生長在淺水中，河岸旁，湖和池沼裏，恰像一叢草。牠的莖是高的，圓的，沒有節，裏面不空心，高二至三公尺。葉狹長。在莖的頂上，有美麗的毬果，很像褐色的天鵝絨。

在水底下，或在岸旁的爛泥中，竄着香蒲的肥大的水平根莖（地下莖），從那裏長出根和莖來。根莖和根可以放到火堆或灶裏去烤，像烤馬鈴薯一樣。這些根莖可以剝掉殼子，好好地曬乾，磨碎——就得到美味的粉，牠可以做餅子。香蒲的根莖和根要在春天（三月、四月、五月）或秋天（當葉子發黃的時候）挖起來，因為在這些時候，牠們含有更多的滋養料——澱粉。

香蒲的嫩葉，在葉子展開前，可以放在摻鹽的水裏煮熟，吃掉牠。

蘆葦 生長在池沼和繁生的湖上，普通是長在潮濕的地方。

莖高二至三公尺，圓形，空心，有節（像禾藁一樣），有四公分那麼大。葉子是狹窄的，生在莖子的節上，一直到頂頂。牠們並不像香蒲的葉子那麼長。

在莖子的頂端，有一支濃密的小掃把，長四十公分（不像香蒲的毬菓）。蘆葦有着肥大的長的根莖。這些根莖是可以吃的。把牠們曬乾，磨成粉，可以烤成餅子。

春天，可以生吃或熟吃蘆葦的嫩葉芽（在葉子還沒有展開的時候）。牠們的味道很好。

水葱（還叫做白蒲）生長在淺水中，在水邊的泥岸上，在河和湖裏，牠有圓的莖，高一公尺半。莖子的末端，生着花，牠們像一把傘，大的，白色，稍微帶點薔薇色。葉子狹而長，僅僅生在莖的底部。

水葱的根莖是很有味道的。牠們生得肥大，多汁，可以煮和烤，用晒乾的來做麵粉。亞古人（蘇聯北部的人民）在舊時，做麵包就只用水葱的根莖，牠們沒有別的麵粉。採掘牠們最好在秋末，那時牠們含有更多的澱粉。

慈菇生長在河邊，池邊，湖邊。牠的莖有一公尺高，不是圓形，而是生着稜角。莖上面，牠的白花有着紫紅色的心。花的排列，不像水葱那樣成傘形，而是像小掃把，因此牠們很容易和水葱的花分別開來。葉子，也不像前面那三種植物的葉子，牠們有各種各樣的形式：一種葉子是在水底的，長而狹，像一條小帶子。另一種浮在水面，牠們生成橢圓形。而伸到水上來的葉子，很

像箭的尖端，所以這種植物也叫做「箭葉草」。在一株草上有三種形式的葉子。葉子有長的葉柄，牠們在水底固着在自己的莖根上。

慈菇的根是不能吃的。可是牠生着長而胖的嫩芽。牠們竄到地底下，有五十公分的深度，而在每一個嫩芽的末端，有一個小球根，很像有胡桃一般大的馬鈴薯。這些球根可以煮食，牠們的味道使人想起豌豆，僅僅有點澀味。

收集球根最好在早春，或者秋末。在一百平方公尺的地裏面，假使箭葉草生得多，可以收到三千公斤的球根。在挖掘過的地方，過了一年，箭葉草的球根生得特別大。

箭葉草甚至可以試行繁殖，栽培。那個時候，牠的球根應該是變得很大，而且很甜的了。

而且，牠能够在池沼裏面生長，在那些地方，別的植物是不能生長的。

毛蘆 生長在池沼上。牠的莖像禾藁一樣，是空心的；不是圓形，而是三角形。莖上面，有三張尖利而狹小的葉子，牠們不是向上張開，而是向着四圍

突出。在牠們中間，生着一束一束很小的穗狀花，花上有很多種子，其餘的葉子從莖的下部生出。莖的中部沒有葉子。

毛蘆的莖和葉是不能吃的，毛蘆生有一些有用處的地下嫩芽，牠們的末端，生有胡桃一般大的球根。這些球根可以拿來煮或烤，或者曬乾，把牠們打碎成粉。收藏牠們，也需要在早春和秋末。

野麥 在煤炭區（特別在挖煤的地方），在有池沼的草地，在靠着森林溪流

的濕地，生長着野麥。
野麥——是一種草，也就是小麥、燕麥和大麥的親人。牠生着可以拿來煮飯的麥粒。

野麥有着高的莖子，常常要超過一公尺，葉子是長的，尖的，生得很粗糙，甚至莖子也是粗糙的。在莖子的末端，有帶着種子的小掃把，長到四十分，小掃把上，生着分離的小穗子，在每一個穗子上，有三粒至五粒的種子。野麥種子的收藏，是在秋天。可以把牠們稍微曬乾，小心地在白裏搗碎，那

時，糠皮脫掉，便得到麥粒，用這些麥粒來煮成的飯，是很有滋養的，甜的。最有用處的是，學習栽培牠。使它長得更長，有更多的收穫，因為牠生長的地方，恰恰是別的農作物所不能生長的地方。

景天，或是兔甘藍 有兩種景天：（1）帶着綠白色的花的景天，——生長在乾燥的地方，在多砂的田野上，在松林裏。（2）帶着薔薇色或紫色花的景天，——生長在比較潮濕的地方。

景天的葉的是肥大的，多汁的，柔軟的。花集結在莖的末端，像一只小帽子。景天的嫩莖和嫩葉，甜而帶點酸味，可以和刺人草一道煮成湯或菜羹，把生的放進醃菜去。

水芹 多年生草。長在森林，果園和菜園裏。很高——有一公尺。莖生着毛，而花是白色的。留心一看，牠就好像是畫成的一樣。可以用嫩葉（特別是沒有展開的嫩葉）和軟弱的嫩莖煮成湯和菜羹。

土油菜和野蘿蔔 這些植物——是很近的親屬。假使你留心地看看，你就

能够知道，這些植物間的差別，不過是那麼一點點。牠們生在草地和堤界上，在田野裏。

野蘿蔔，有時長到二公尺的高度。莖分出繁枝，花鮮黃色。花是漸次地長着的：開始是下層花，像手指頭，然後是中層花，再後是上層花。

野蘿蔔有着這樣多汁而甜美的莖子，可以生食牠們，而在烏克蘭，甚至拿到市場上來賣。要是把牠煮進湯裏面，湯就有着清鮮的大豆的香味。

土油菜——是小植物。牠也是多枝的，帶着手指一樣的黃花，強烈地發着香氣。嫩莖可以煮食；牠們是甜的，差不多沒有苦味，不過比較細，而且沒有野蘿蔔那樣多水。

野芥菜 像野蘿蔔和土油菜一樣，嫩莖和嫩葉含有滋養物。

苦菜 有各種各樣的苦菜：(1)田苦菜和園苦菜——生長在家屋近旁，開着黃色的小花，好像蒲公英；(2)紅苦菜，有着紅色的花——牠還叫做薊。所有生在我們田園裏的苦菜——都是有害的雜草。牠們的根和根莖在地下躺得深

深，很難砍掉牠們。假若莖子給斬斷了，馬上就會長出新的。苦菜雜生在我們的蔬菜裏。可是牠們能够成爲有用的東西。苦菜的嫩莖和嫩葉可以放在摻鹽的水中煮食，牠們是多汁的，美味的。

韃靼刺 是苦菜的近親。牠的花是紅的，葉和莖都生着刺。長在路旁。牠的莖，當牠們還嫩黃的時候，可以煮食。

櫻草或西洋櫻草 早春，在林邊和草地上，盛開着櫻草的黃色小花。牠們還叫做西洋櫻草。用櫻草的葉來做醃菜。這種醃菜是很有用處的——在櫻草的葉子裏，含有很多的維他命C，人特別需要牠。

柳蘭或柳葉菜 生長在林邊，在水溝裏，在空地上，在林裏砍過樹的地方。牠有高的莖（高達二公尺），莖的葉子很多，牠們是狹窄的，帶着尖利的末端，莖的末端成一把刷子，那是些鮮紅的，紫色的花朵。柳蘭的嫩莖可以煮成菜湯。牠的根是甜的。在春天和秋天收割他們，可以煮食或做餅子。把柳蘭的葉曬乾，可以煮成跟茶一樣的飲料。

牛蒡 人人知道牠，因此，不需要描寫牠。在秋天或早春，把牛蒡的嫩根割下，晒乾，可以磨成粉。把牛蒡粉摻進米或小麥裏去，可以烤成餅子。用牛蒡的根還可以煮成甜的菜羹，好像甜果子醬。煮菜羹的牛蒡根，需要洗乾淨，細細地切開。煮的時候，加一點醋精。假使沒有醋精，可以放多一點酸模。在牠沒有變成甜酸的粥以前，要煮得長久。

蒲公英 在牠還沒有開花以前，嫩葉可以做醃菜。葉子可以放進醃菜去，生的或用沸水煮過的都可以。假使用箱子蓋住蒲公英的枝叢，牠的葉子就見不到光，變成黃白色。那個時候，把牠們拿來做醃菜，是特別好的。把蒲公英的根晒乾，烤過，磨碎，可以做咖啡。

菊苣 生長在各處草地上，在鐵路的近旁。菊苣的花是淡青色的，莖子是很高的，生着很小的葉。把菊苣的根烤過，碾碎，可以摻進咖啡去。

酸模，蕁麻 孩子們都知道牠們，要來描寫牠們有着怎樣子面貌，那是不需要的，可以用牠們煮成菜湯和菜羹。牠們很有味道，對人的健康是很有用處

的。蕁麻出現在早春，那時，別的野菜還沒有。生着紅綠色花的嫩蕁麻，牠的葉和莖子，特別適於做食料。比較老的蕁麻，需要摘取上面的嫩莖，軟的葉子。

用蕁麻煮湯或煮羹，最好是一半蕁麻，一半酸模——那時候，就得到很好的味道了。酸模，可以在春天和夏天收穫牠。

有各種各樣酸模，牠們都是可以吃的。例如，馬酸模的嫩葉也可以用來做食物。

在冬天，把酸模和蕁麻來晒乾——牠們就不會腐敗了。

酸漿是很普通的。牠的花是白色，帶薔薇色，或淡紅色的脈紋。生長在蔭蔽的針葉樹林裏，在五月，六月開花，牠的葉子是軟弱的，有酸味，可以放進醃菜去。而且可以用牠們來做菜湯，菜羹。

食用的野生植物是很多的。要一下子懂得牠們是困難的，而且要在筆記簿

裏完全記上牠們，也不能够：篇幅不够呀。還有各種各樣的菌和漿果，所有這些森林寶物，要是誰願意，就能一個個的找到牠。